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 午餐的启示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餐的启示/蒋寒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8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ISBN 978-7-5112-0830-9

I. ①午… II. ①蒋…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8614 号

## 午餐的启示

---

◎著 者: 蒋 寒

◎出 版 人: 朱 庆

总 策 划: 尚振山

◎责任编辑: 朱 宁 刘伟哲

封面设计: 叁棵树设计工作组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946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

◎印 制: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233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0830-9

---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镣铐的舞蹈”，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说文体将以文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说已开始在“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的未来景况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总之，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传播，引导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                  |       |
|------------------|-------|
| 午餐的启示 .....      | (48)  |
| 等待苏醒 .....       | (50)  |
| 同 学 .....        | (53)  |
| 真 言 .....        | (55)  |
| 爱情空间 .....       | (57)  |
| 我丢包, 我招惹谁啦 ..... | (60)  |
| 你吃哪一套 .....      | (63)  |
| 一口醪糟 .....       | (66)  |
| 山路弯弯 .....       | (68)  |
| 需 要 .....        | (71)  |
| 零花钱 .....        | (74)  |
| 电脑杀手 .....       | (77)  |
| 一跤摔在雪地上 .....    | (79)  |
| 狗 食 .....        | (82)  |
| 感 觉 .....        | (85)  |
| 新 妈 .....        | (87)  |
| 乞丐履历 .....       | (89)  |
| 改 变 .....        | (92)  |
| 一个符号 .....       | (94)  |
| 绿 .....          | (97)  |
| 可怕的死亡 .....      | (100) |
| 娶了只猩猩 .....      | (103) |
| 征 服 .....        | (106) |
| 买 卖 .....        | (108) |
| 另一种扼杀 .....      | (111) |
| 北飘的云 .....       | (114) |
| 功 臣 .....        | (117) |
| 嫁给英雄的麦莉莎 .....   | (119) |
| 宋画家 .....        | (122) |



|                   |       |
|-------------------|-------|
| 炊 烟 .....         | (125) |
| 算了吧 .....         | (127) |
| 千万别聘我 .....       | (130) |
| 出 征 .....         | (133) |
| 活 着 .....         | (135) |
| 阳光耀眼 .....        | (137) |
| 吃饭不响 .....        | (140) |
| 我讲到哪儿啦 .....      | (143) |
| 诱 惑 .....         | (145) |
| 童自行 .....         | (147) |
| 目 标 .....         | (150) |
| 回 答 .....         | (153) |
| 把钱打入这个账号就可以 ..... | (156) |
| 骗 局 .....         | (159) |
| 失而复得 .....        | (161) |
| 巨 变 .....         | (164) |
| 传 说 .....         | (166) |
| 谎 言 .....         | (169) |
| 无言的泥石流 .....      | (171) |
| 陌生的女孩 .....       | (174) |
| 低头看鞋 .....        | (177) |
| 母 女 .....         | (179) |
| 瞎 子 .....         | (182) |
| 树 .....           | (184) |
| 回村绑架 .....        | (186) |
| 叹 息 .....         | (188) |
| 有钱之后 .....        | (191) |
| 绿色咖啡屋 .....       | (194) |
| 本来面目 .....        | (197) |

## 刷牙

半年后，张三打工回来，大院老少发现他变了。张三刷牙了。土埋了半截的农民刷牙，这在山里，真好似“公鸡下蛋”“母猪产象”那类的天方夜谭。山里人不兴刷牙，祖辈传下来就没那个规矩。山里老少一张嘴，牙齿清一色黄澄澄，习惯；年轻的讲究的也仅是趁洗脸时偷偷地擦几帕，也没见谁单独用刷子一点一点地刷，费时费神。

张三刷牙，第一个就遭到了他女人的奚落。

这是秋天的一个大早，瞧！太阳悠悠地上了树，张三家正吃早饭。农闲，山里人家的早饭普遍都挨到八九点，不急。张三一气扒完两碗红苕稀饭，撑撑肚皮，叹：“我要倒回去二十岁，三碗不过冈呢。”女人笑话他：“倒回去二十岁，怕成人妖了！”张三扬起牙刷，嘟囔道：“管他人腰人肝，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哟！”女人没好气地赏：“出了几天门，洋昏了。”

张三笑笑，直找他的茶盅，边找边怨：“噫噫，长了脚了，转眼就不见了。”

女人瞪他一眼：“怪物，缸子上！装哪样疯嘛。”

张三的茶盅里原是积了厚厚一层黄垢的，他一回来，就用草灰使劲擦，擦亮了。张三舀了水，挤了牙膏，出去了。女人端着碗紧跟了出去。

偌大一个四合院，院是古院。数年来，同姓同宗的张家后人一直共同拥有院中一张天，一块坝。坝是石坝，秋收夏晒，相互就搀和热乎了。张三家住正房。房前，历来是院里老少聚集瞎聊的地方。到张三这一代，也不忘在门外丢几条长凳，从早到晚，没断过人。这不，张三一出门，就见大家端着碗，唧唧喳喳像过酒席样热闹。倏地，齐刷刷的目光就对准了他手中的家伙。张三脸不红，心不跳，叉了腿，背对大家，仰天一口水咕噜

咕噜吐了，就咧开嘴刷，耐心地刷。一束束目光由好奇继而惊疑：张三这人是怎么啦？

紧跟出来的张三女人同大家一阵默契对视，出声了：“癫狗日疯了！”一句话，引来一阵哄笑。女人就跟着笑：“出门几天嘛，就捡了那些丑样。”

女人甲鹅颈子猫眼伸进张三女人碗里，惊诧道：“天，三嫂，三哥挣了大钱回来，还吃红苕稀饭？”

张三女人嗔：“晓得他在外面吃了些啥子？回来硬叫煮。”

女人乙就眨眨眼，戏张三：“三哥出去怕见了不少世面？”

“哼，外面哟，老太太都刷呢！”张三很得意。

他女人接着就一瓢冷水：“行市哪样嘛，再刷还是个农伙皮！”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张三回敬他女人：“我说你呢，嘴臭——”张三就更是刷得一板一眼。张三面前已围拢一群猴娃，看“西洋镜”似的，看着他满嘴白泡子翻天的，稀奇完了。

这时，女人丙不冷不热也飞来一句：“三哥，不怕你刷得展劲，三嫂要不理你么，刷了也白刷。”仍是一阵哄笑。

那位满口虫牙的男人趁热打铁：“三哥莫要扯新鲜卖寡蛋哟。”依旧是一阵哄笑。

张三听了，仰脖子咕噜咕噜又一口吐了，露出满口白牙，说：“你们这些人呀，扳倒门槛狠，出去要张着你那满口黄狗屎，没准还被人家当成粪桶呢！”张三把牙刷伸进茶盅里哐当哐当地捣着，哗哗的流水早已在石坝上淌成条小河……

从此，那条小河没再干过。张三每天坚持刷牙。刷了牙的张三就喜欢到处串，到处走，他那满口白牙总在山里闪亮。

只是院里的女人再见张三那满口白牙，自己就有意笑不露齿，回头再看自家男人那满口黄牙、黑牙、烂牙虫牙……就有些恶心了。于是，男人们也偷偷地用帕子擦，擦呀，偏偏擦不出张三那效果，心里就狠狠地骂张三：“癫狗日疯了！”



骂着骂着，院里的男人女人就共同寻找张三“癫狗日疯”的根源：不就是年轻时当了几年兵嘛，不就是前些年当了几年生产队长嘛，就装疯卖癫的！就充行市了？还是他女人说得好，再刷还是个农伙皮，还是“黄泥巴脚杆”。

山里人都为此摇头：是呀，张三那阵在部队上好好的，不知咋的，就被他女人缠回来了。刚回来时，张三也讲究，也刷牙，直到他拖儿带女，才逐渐随了乡习了俗，满口黄牙齿。就是到后来他当了管几百号人的生产队长，那满口牙齿仍是黄澄澄的，乡亲们见多不怪，都没当他张三的命比别人贵三钱。可是好多年过去了，这下子，好好的张三倒突然想起刷牙了，倒想起把牙齿刷得雪白雪白，去学城里人了。你说这张三是不是多事，是不是脑壳发热……

就这样，绵绵雨季到来的时候，四处一派浇湿。脚落不了地，手干不了活儿。按以往，本该热闹的张三家门前，却意外的冷清。院里的大人仿佛都消失了，唧唧喳喳的声音消失了，半条影也难见到，张三搞不懂。张三女人似乎敏感到了。

这天，再见张三刷牙，女人就刷地绷紧了脸，吼道：“老癫子，信不信我把牙刷折了？”

“五角一把，你折就是。”张三笑女人。

“你看你捡回那丑样，周围团转的人怎样说你嘛？”

“怎样说嘛？说我张三癫狗日疯了或是疯狗日癫了？”

“癫不癫，疯也不疯，就是吃错了药。”

……

张三万没料到，刷个牙，事情会这么严重。

是夜，张三就听到东家女人大声咒骂孩子：“要钱买牙刷，还买不买火板板？嗯——”改天，张三听到西家二公——院里唯一幸存的“老皇历”吼孙子：“尽捡那些丑德行，不如撒泡尿把脸上的泥巴好好洗干净。”不久，张三听到北家的男人也甩起簸块打细娃，打得卵子翻天地叫喊，哇啦哇啦似冰雹震碎瓦片……张三好好的心情，被整个雨季浇透了。

雨过天晴。大院挨家推门相见，张三目睹一张张脸上盛满了尴尬的

## 眼睛死了

一个中篇的稿费来了，马克特高兴，高兴得几乎不像个父亲。他对儿子说：“走，上街，想吃啥，爸满足你。”儿子怀疑地看着反常的爸。

马克看出儿子的怀疑，揪着儿子的耳朵说：“咋的，不信抠门的爸今天这么大方，爸今天就大方给你瞧瞧！”马克抖了抖稿费单，“2800元啊，爸门都不用出就挣回来了，咋样？告诉你，爸是作家，作家就是坐在家挣钱的人。”

“爸了不起！”儿子被眼前的真实感动了，扑进马克怀里。

“走吧。”马克将儿子的耳朵扯到了门外。马克太高兴，他怎不高兴，自从被单位踢到社会上之后，他就以写作为生了。命运并不苛刻他，先是以他那些苦难的经历换钱，逐渐那些苦难的经历挤牙膏似的挤完了，他就接着瞎编，毕竟文字功底在那儿，编出的东西居然还能卖个好价钱……

“吃麦当劳！”儿子此刻将马克当成平常最娇惯他的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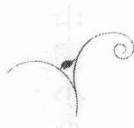
“行啊，麦当劳。”马克神气似财主，“麦当劳里没准有你爸的金矿！”马克处处猎取素材。他说，作家出了门，眼睛似警察；脑子似神探；动作似小偷……

出小区，穿过大街，过了立交桥，麦当劳便在人民大厦下面招手。

在斑马线前，儿子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红灯。许多行人也都等着绿灯的出现。只有马克，马克目睹马路上车辆稀稀拉拉，就拉着儿子大步流星地朝前走。

儿子边走边看马克，看他那目中无人的爸，儿子小心地说：“爸，你闯红灯？”

马克狠狠地瞪儿子一眼：“傻！”马克神气地示意儿子看看前后纹丝不



大学生的影子。警察失望地问他：“知道你爸叫啥名字吧？知道家住啥地方吧？”

“知道知道。”他将父亲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告诉了警察。

警察松了口气，扫了眼茫茫人海，说：“回家等吧。”

“叔叔，我不知道怎样回家，我也没钱。”他哀求道。

警察马上警觉起来：“你没钱？不知道怎样回家？”

“对，叔叔！从小学到大学，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也没跟爸要过一分钱，什么事都是我爸替我操心，连大学里饭票都是我爸买好了给我……”

警察全身颤动：“你爸是干啥的？”

他说：“我不知道。他好像是村长，不！好像是建筑包工头，也不！”

警察双眼逐渐惊愕。警察只好默默地将他领到市电视台。警察想通过媒体帮助他尽快找到他那位正着急的父亲……

电视台记者听了叙述，马上意识到这是条爆炸性新闻：《一位大学生在阳光下丢失……》，记者恨不得立即采访那位丢失儿子正如热锅蚂蚁似的父亲。

再说牛二嫫，岂止是热锅上的蚂蚁，简直是火烧眉毛，他不得不在人海中呼啸：“牛灿——牛灿——”呼啸似热浪流动在城市上空。

牛二嫫担心牛灿有闪失。牛灿是他苦心经营出来的大学生，连衣食住行都是他小心呵护着的小祖宗。牛二嫫在岩镇靠一把杀猪刀起家……他能挣到大把的票子，挣得岩镇人脸红心跳，可他永远改变不了与黄土打交道的命运。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可不，他用心血和大把的票子终于把小祖宗供到了大学毕业……然而牛灿却丢失了。

警察！牛二嫫突然想到曾叮嘱儿子“有事找警察”。

儿子丢失的几小时后，牛二嫫果真通过“110”找到了在电视台等候的儿子。父子俩抱头痛哭。牛二嫫连连自责：“爸不好，爸不该扔下你一个人！”

牛二嫫紧紧抓住警察和记者的双手，说：“感谢你们，谢谢！我们还要去寻找工作。”他在警察和记者惊愕的视线中拉着儿子匆匆离开电视台，直奔人才市场。

## 一斤小麦

土壤是个孝子，事事依爹。

可土壤的终身大事不该依，偏也依了。在他眼里，爹在爹那辈人中称得上庄稼好把式，一双粗糙之手，无论穷年苦月，都搞得家中坛坛缸缸流油。娘也因此总顺爹。

那年土壤二十岁，媒人来提亲。爹说行，娘也点头。

媒人就领着姑娘来了，姑娘十九岁，齐土壤肩高，清瘦，面黄唇白。家住岩上，姓许。

娘看看爹，爹把媒人请到一边问，许姑娘有病？

媒人笑了，这紧日子里熬的，还有几个唇红齿白？

许姑娘留下吃了饭，土壤家过了礼，亲事就算定了。

半月后，许姑娘携了媒人来土壤家借粮。媒人圆话，许姑娘家是咬了牙才来的呀。

爹对娘说，这名义上是借，还能叫她许家还？

娘点点头，看一夜眼色，爹才同意给三十斤小麦。

第二天一早，爹拉着媒人再三说，三十斤！

许姑娘很激动，背了麦子赶路。到家复秤，二十九斤，怎么复都是二十九斤！少一斤，真抠！许姑娘来土壤家的腿从此沉了，除非逢年过节土壤去接。来了，也顶多歇个晚上就走。

爹说，许家又穷又硬，算了算了。娘不吭声。

来年，许姑娘如期来还小麦。依然没久待。

爹找来秤一复，怎么复也只有二十九斤！少一斤？爹看看娘，就狡黠地笑。娘没有笑。

##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要找到你  
.....

当深情的旋律撞击着车厢，郗安的眼睛倏地红了。

歌曲是他上列车时专为大哥点的，他希望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大哥，此刻哪怕在天涯海角，也能感受到亲情的呼唤。

多亏母亲提醒，不然大哥真从他的意识中消亡了。

母亲年近八十，儿女大了，出息了，这是老人家蜗居山区的骄傲。儿女是日月，有了日月的日子就亮堂。老人家希望，能在庆八十大寿那天，看到大儿子郗平就好了。

大哥郗平?! 郗安和妹妹郗乐恍然大悟：“妈呢，我们这些年忙生意忙赚钱忙晕头了，把大哥给忘了，也不知道大哥现在过得好不好?”

“我经常梦见老大。”母亲就老泪纵横。

“妈，咋不早说呢?” 郗安说。

“早说，我晓得你们兄妹恨不得吃了他骨头!” 母亲抹着泪。

二十多年，母亲就这么偷偷抹泪，难怪她独自在乡下过也不跟他们进城。

“放心吧妈，我们就是找到天涯海角，也要把大哥找回来!” 郗安和妹妹含泪保证。

没错，大哥当年接父亲的班，一下成了郗家甚至郗氏家族的希望，可也成了他和妹妹的仇人。兄妹俩顶着乡亲们的白眼，也咬牙到省城做起了

吧以及星级宾馆……作陪的都是些有钱的老大，一些把任何人都看成商机的老大……

艾玲真正的飘飘然，喝酒、唱歌、跳舞。艾玲徜徉在明星的感觉中，沉醉在明星的世界里。艾玲甚至置丝绸厂领导的警告于不顾。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自由。

艾玲找到了自由和幸福。她不愿再回首在丝绸厂双手浸泡在药水里的滋味。她听说，许多伟人和名人在成名之前，都要经历许多磨难和历练。她把在丝绸厂的日子完全当成自己人生的磨难和历练。她想她的今天，正是她人生的苦尽甘来！

风流倜傥的小伙子是她的经纪人。艾玲感激他。艾玲的形象又开始出现在当地电视上，不过不是什么剧，而都是些乳罩、卫生巾之类的广告。

有人说：艾玲由表及里开始被人层层剥光了！艾玲心里一咯噔！心想成名的过程就是被人层层剥光？最后剩下一颗完全没有隐私的心？

艾玲颤抖着对风流倜傥的小伙子说：“我们结婚吧。”

小伙子一脸茫然道：“谁说了跟你结婚？”

艾玲气愤地说：“你不跟我结婚那你干吗跟我同居？”

小伙子一副嘲讽的口气：“天哪，还在这圈子里混，规矩都不懂！”

艾玲张大了嘴巴。艾玲张大嘴巴暴跳如雷地骂了一通，然后伤心地跑了，远远地传来小伙子的嘲笑：“早知道你是一个马屎皮面光，里头一包糠……”

艾玲被丝绸厂解雇了。没了工作，艾玲去找曾经给她送鲜花的小伙子，小伙子睡了她后也不跟她结婚。眼看积蓄快完了，城里待不下去了，艾玲很想回到乡下，回到父母身边。可她哪还有脸见父母？当初父母为她筹集那几千块钱进丝绸厂，几乎把亲戚朋友得罪完了。听说她成了明星，亲戚朋友都来巴结。这下突然回去？

艾玲不敢想，也无脸见教书匠。艾玲只恨自己当初不好好念书，不好好珍惜。

艾玲几乎想到了去地下舞厅苟且偷生。

艾玲后来在一个同村小学同学的裁缝铺里打下手。

牛，一点点在城里筑起大巢穴，多少艰难酸楚无人知晓。到娶了城市凤凰灰灰娅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是风光无限。几乎每天电话不停，饭局不断，三天两头被邀请旅游。

被追捧的日子令人陶醉，直到龙凤胎的出生，陶醉与日俱增。左一成毕竟出生贫寒，他要把这种陶醉刻在山区人的眼里心里。于是，他携着满脸灿烂的妻儿回到了久别的乡村，如快乐的鸟儿飞翔在田间树林……转眼，他被传为山里的神话。

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贫亲穷戚们开始求着供着他，甚至追到了城里，电话增容，饭局加倍，家成了宾馆，成了人才市场……这正是灰灰娅担心的，更担心的是，电话里有了女人的声音，饭局中有了妖媚的身影。一向表现出很有涵养的灰灰娅终于凶相毕露，从此让左一成的身上、心上不时青一块紫一块。

左一成的穷途末日随即到来，电话本不翼而飞，手机卡被扔进马桶，仿佛神经被一下掐断。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与灰灰娅之间早就咔嚓了。煎熬到退休时，他已经形同植物人了，退休当晚神情恍惚被飞车撞翻……

躺在洁白的世界里，左一成似乎才恍然大悟：什么亲情友情通通如洁白的墙壁，曾经追捧他的人就似墙壁上消失的影子，除了单位象征性的一束鲜花外，身边就只有悉心照料他的灰灰娅了。他紧紧地抓住女人的手，终于明白了一日夫妻百日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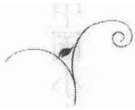
唉，左一成感叹道，人走茶凉啊。

灰灰娅递过苹果，说，白眼狼。

左一成咔嚓咬一口苹果，说，白眼狼！

就这样隐居了。白天看看电视，上上网，聊聊天。晚上，两口子一番伪装，戴上墨镜，到小区转悠。尽量绕着人少的地方走，生怕被人认出来。

时间一长，憋得慌，两口子白天也想出去透透气，于是又一番精心伪装，戴上墨镜，到小区转悠。无论天晴下雨，他们都戴着墨镜，尽量绕着人少的地方走。



今还穿着一条军裤。”

女人羞涩地说：“我喜欢。”女人轻轻地搅拌着可乐。

男人说：“开始，我真当你是军人呢。你咋喜欢军裤？”

女人说：“我从小渴望当兵，可是没有缘分；后来又谈了一个当兵的，还是没缘……”

男人看女人眼里闪动着一丝光亮，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谁知女人反而笑了：“没关系，其实过去的都过去了。”

男人看女人笑了，心里的悬石才落地：“下周六，我们去香山好吗？”

女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好吧。”

谁说只有恋爱中的女人愚蠢？有时，恋爱中的男人也犯傻呢！瞧，男人在香山等了整整一天都没见女人的影子，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幸亏那天只有满天乌云，没有瓢泼大雨。

男人似乎恍然大悟：女人的爽快里往往包含着背叛，甚至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男人后来再也没去单身俱乐部，却常常独自一个人来麦当劳。

男人终于与女人又见面了。女人这回没再穿那条军裤，而是穿着一身得体、华丽的时装。女人是挽着一个华侨似的五十多岁的小老头的手臂阔步迈进麦当劳的。

女人见到男人那一刹那，眼里没有惊讶，只有感激。

男人和女人终于在洗手间碰了面。还是男人先开口：“祝贺你！”

女人脸上已没了羞涩，说：“谢谢你！”

男人说：“祝贺你攀了棵大树，房子、车子、票子应有尽有，啥也不用愁了。”

女人说：“还有，他想花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更不用我愁了。”

男人仿佛一下被什么噎住了似的，哑口无言。

女人离开洗手间时，朝他甜甜地挥了挥手：“拜——”

## 拾掇城市垃圾

儿子孝顺，要母亲舍弃几亩土地，几间老屋，到城里度晚年，赵国秀没有理由不来。养儿防老，老伴已去，儿子出息了，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丢在老家，反而让儿子牵挂，就来了。来了，带着乡亲们给她的一脸自豪。

进城后，赵国秀住进了一个小区的小平房里。儿子是一个单位的小职员，儿媳是一个商场的柜台员，收入都不高，没什么积蓄，小平房还是托熟人租赁的。不过租房的事儿子儿媳并不打算告诉她。总之，小平房还不如老家房屋面积的三分之一，儿子儿媳睡一间小卧室，她和孙子睡一间小卧室，剩下的空间，只能摆张饭桌。桌子是折叠的，平常收起来靠在墙角，因为角落里放着一台小彩电。拥挤，但温馨。

一开始赵国秀忒不习惯，比如用水用电抠抠巴巴。一盆洗脸水孙子洗了儿媳洗，儿媳洗了儿子洗，然后给她单独放一盆水。赵国秀边洗边抹泪。俗话说，人穷水不穷。乡亲们都羡慕她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又留在了大城市工作……谁想用水都紧紧巴巴。她觉得自个儿是来浪费的，就提出回老家。可把儿子儿媳急了，说孩子小需要人照看，屋子窄又不好请保姆，哀求道：“妈，相信我们会好起来！”儿子争气她信，就咬牙留下了。

逐渐赵国秀习惯了城里的生活，只要每天能看见儿子一家人，再苦再累也值。她逐渐发现，儿媳连废旧的纸箱瓶子也舍不得扔，卖给收废品的人。她就悄悄在孙子的小推车后挂了个塑料袋，开始满小区转，见了饮料瓶就捡。她怕儿子儿媳看见，回家就藏到床下，然后找机会卖了。赵国秀第一次拿到进城后亲手挣的第一笔钱，像嗅到一线希望，获得一丝慰藉，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捡废瓶子到用棍子在垃圾桶里翻找……她的勤劳很快为她赢得第二笔收入。赵国秀怕儿子儿媳知道伤面子，把挣来的钱悄悄投入到餐桌上，余下的攒起来。

后来赵国秀从电视上得知，废旧品利用叫循环经济，她就对自己的行为赞赏起来。直到孙子三岁后上幼儿园，她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循环经济建设。从小区到小区周边，拾掇垃圾的范围逐渐扩大，小金库也逐渐扩大。

事实上，儿子的境况并非她想象。儿子是争气，努力工作，可这年头光靠努力顶屁用，儿子在孙子上小学时下岗了。接着是儿媳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落马。起初，儿子儿媳没敢把下岗的事告诉她。二人都装着没事样“正常上班”，其实都在人才市场转悠，几个月下来都没找到工作。儿子甚至想到了给人家看工地，儿媳想到了给人家当保姆，最终没能如愿。在走投无路时，儿子儿媳才向妈哭诉了实情，甚至说出了连小平房也是托熟人廉价租赁的……

老人就是家庭中的一座大山。赵国秀在儿子儿媳绝望时，从床下拖出了一个沉甸甸的铁皮月饼盒。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百元人民币。一数，竟有好几万。她面对儿子儿媳惊愕的目光，说：“这是妈这些年捡垃圾……”儿子儿媳扑通一声就跪在她面前……一家人又回到了希望的笑声中。

儿子儿媳拿着这笔，很快在小区外开起了一家餐馆，生意火爆。忙碌的时候，赵国秀也到餐馆打下手，端菜、收盘子、擦桌子，乐乐呵呵。许多时候，赵国秀见顾客盘子里剩菜太多，怪可惜，她将盘子收到里屋，悄悄用手指夹着送进嘴里。谁料这一切，被从此多了个心眼的儿媳看在眼里，让儿媳热泪盈眶。儿媳忍不住对丈夫讲了。儿子不信，当儿子真正目睹母亲偷偷捡吃顾客剩菜时，鼻子就酸了！

这夜，儿子儿媳再次跪在她面前，恳求说：“妈，答应我们别再捡垃圾了。”“我们的小餐馆生意刚刚起来，您那样，会影响生意……”

老泪纵横的赵国秀不愿再回想那些辛酸往事，从含辛茹苦拖大儿子到把儿子送上大学，从捡垃圾到把儿子从人生苦海中救出……她也悟出一个